

山云雾
◎彭常青

也说南通方言

◎凌华

南通,这座独具魅力的城市,犹如一座方言的宝库,容纳了多种多样的方言。南通方言具体有多少种?说法不一,有说四种,有称七种,甚至还有更多的说法。我虽不是研究南通方言的专业人士,更非南通方言领域的专家,但在这众多的南通方言中,我至少能掌握三四种。

我出生在如今的通州区金沙街道,外婆也是金沙人。三岁时,我跟随母亲到原南通县三余乡安家。而我的爷爷生活在南通唐闸。从小“走南闯北”的经历,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南通话、金沙话和启海话,对于通东话,我也基本上能说,虽然不太流利,但都能听得懂。

南通话独特的发音,常让外地人觉得听起来像日语,这几乎成了外地人的共识。民间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段子:“裤子也瓦,裤多西瓦,哈子也瓦,哈多西瓦。”读起来是不是和日语很像?其实,把这段话翻译成普通话非常简单:裤子要坏,裤带先坏,鞋子要坏,鞋带先坏。21世纪初,我在通州区人武部工作,每年征兵期间,许多外地来的接兵干部都跟我讲,南通的新兵到部队后,遇到老乡就喜欢用南通方言交流,这可把其他地方的新兵弄糊涂了,他们

纷纷疑惑:“你们南通人语怎么说得这么流利?”

南通方言独特的魅力,在特殊时期还发挥过特殊作用。据传,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防止日军破译情报,部队里的南通老乡就用南通方言直接通话。部队里的其他人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更别说日本鬼子了。这种独特的“通讯方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南通方言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难懂程度极高,这是大家公认的。就算是南通本地人,能说全所有南通方言的人少之又少,能全部听懂的人也不多见。在南通,有些地方马路南边和北边说的话就不一样,有的地方河南边和河北边的方言也有差异。俗话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在南通,简直是“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调”,用“南腔北调”来形容南通方言,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所以,不管是在机关、企业,还是在学校、公共场所,要是一个人能掌握三种以上的方言,并且在交流时使用对方的方言母语,那他就算是语言天赋比较高的了。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原南通县纺织厂上班。我有个同事因工作需要去通棉一厂参加技术培训。有

天中午,他和培训师傅一起吃午饭。师傅吃得快,吃完后用南通话对我同事说:“我吃好了,你把菜‘哇吃替’了。”师傅的意思是让他把剩下的菜都吃掉,可我同事是启海人,说的是启海话,在启海口音里,“哇”是倒掉的意思。这可把我同事弄懵了,他左思右想,也不明白师傅到底是要他倒掉剩下的菜,还是把菜全吃了,就这样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启海口音里的“盐齑”并不是腌制的鸡,而是南通话里“咸菜”的意思;南通话里的“呐呐”不是指奶奶,在启海话里却是“娘子”,也就是老婆的意思。类似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在南通方言里数不胜数。

要说南通话难懂的有趣例子,相声大师马季先生的一段到南通的经历不得不提。他生前有次在南通表演时说的一句“锅里没有盐”,外地人怎么也想不到,这句话在南通实际意思是“家里没有人”。以至于2006年12月20日马老先生去世时,南通有家媒体在发布消息时,用了“这回锅里真的没有盐了”这个极具南通方言特色的标题,以此表达我们南通读者和听众对老先生的怀念之情。

《水墨绍兴·雅韵人生》

——献给如东县老年大学绍兴游学之旅

◎袁金泉

序章·启程

五月的风,轻舞飞扬。从南黄海之滨到鉴湖之畔,我们银发同心,丈量锦绣江南。水墨绍兴,是今天的注脚;雅韵人生,是明日的诗行!

第一篇章 朝花夕拾·文学忆旧

红酥手,黄縢酒。沈园的柳,垂落陆游追悔的悲情。错!错!错!钗头凤的叹息,在青藤间低回,化作千年不散的凄凉。

在鲁迅故里,课桌上,还刻着早字的风霜;百草园的蟋蟀,正与三味书屋的砚台对谈——“先生,您的朝花可曾拾尽?我们替您,细数闰土月下的守望。”

当乌篷船摇碎仓桥直街的灯影,茴香豆与黄酒便汇成墨的沉香。

浮沉的酒醇,演绎越城古韵新生的交响。青石板铺就历史的文脉,氤氲出文学的芬芳!

第二篇章 墨韵书香·书法寻根

曲水问道,兰亭的竹简在风中舒展。此时,惠风和畅,群贤毕至,永和九年的酒杯漂到今朝。临水而坐,看一觞一咏,学古人风雅,游目骋怀,信可乐也。

兰亭书法42人展,墨迹如酒,迷了双眼,醉了时光;韩天衡的刀笔,激荡八十载涛声;许泉松的隶书,正破开新墨的疆场。

在研学基地的宣纸上,我们以心为笔,这一笔是兰亭的曲水,那一捺,压着镜湖的波浪。在曲水转折处,钤一枚“老骥伏枥”的闲章!

江海风情



杏林诗三首

◎杏林

炉膛

几间红墙红瓦的平房
是我们坐了一年的教室
她的名字叫补习班
总感觉
它更像炼钢的炉膛
当年,一帮年近半百的老师
恰如诗仙笔下的“赧郎”
用爱的“歌曲”,燃起
“动寒川”的当量

浮华与懦弱
这些性格里的渣滓
燃尽于
一串串的纯青炉火
认知的缺陷
在完成再造后
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组装

带着四十年的眷恋来到原地
一身红的平房
已经演变成高大的殿堂
一阵惆怅——
炉膛消失了?没有
依稀中看到
她安坐在教学楼的心脏
一年年,一茬茬
将精气神
传给了双飞翔的翅膀

带着星星起床

过去
星星曳我早起
我在被窝里避而不见
现在
我在寂静的早晨
坐起
带着星星穿衣

早饭后
睡意拉重了眼皮
我喊星星睡去
它却在鸟声里
没了踪影
也许,它在跟我赌气

家乡

家乡的溪水
从爷爷的爷爷
脚踝流过
洗过我祖辈
脚上的泥痕

家乡的方言
从远古传来
传来奶奶太奶奶
拉家常的声音

家乡的纺车声里
伴着母亲的歌声
炫丽过我童年的梦境

夜明珠投稿邮箱地址:
wyhappy781@163.com

